

我有我天空 - 第 8 集 - 羅偉祥 - 「爬蟲」變「飛鳥」(下)

主持：W William

嘉賓：祥 羅偉祥

W：歡迎大家回來我有我天空這個環節。上次介紹了一位朋友因為一分鐘缺氧導致他四肢不方便、傷殘了的，就是羅偉祥「祥仔」，你好。

祥：Hello。

W：上集分享到找工作，試工三個月，真的被你誠意打動了。是什麼工作呢？

祥：工場做 Packing。

W：包裝。

祥：做包裝的工作，基本上很多我也做不到的。

W：是啊。

祥：但這三個月對我來說也是很重，最重要是我每天要乘坐復康巴回工場。

W：是。

祥：回到去……因為我是復康巴的第一站。

W：第一個上車。

祥：第一站是六時三十分上車，回到工場已是八時，工場開八時三十分，不過我早到。

W：早到了。

祥：我推不到輪椅，那時還沒有電動輪椅。

W：是啊。

祥：去到我也是靠工場附近的人、或是司機推我入去石壘旁邊，接著便靠街上的路人推，這個過程其實對我來說是很難忘的。

W：是啊。

祥：因為我要堅持這份工作，我有時候也想……說是試工三個月，其實在第一個  
月已經想放棄。

W：放棄？

祥：想放棄。原來真的遇到很多身體上的困難。

W：下雨的話便全身濕透了？

祥：司機也會推我到能夠遮擋風雨的地方，不過意思是我也要讓路人或街坊幫忙。  
我一天要說太多句「唔該！多謝！」回到工場要等開門，頭幾天是跟著 Line  
做，其實我生產到的不多。

W：是啊，你幫不到什麼忙。

祥：重要的是我懂字。

W：噢，因為你那個英文。

祥：是。中文字、簡簡單單的數我也懂，經理看到我懂字，便叫我幫忙一下，記  
貨物、記 Line 的東西，以及做一些人事管理的工作，因這些我做得好。第  
二個月才開始，第一個月因為我生產不到，便沒有薪金。第二個月經理便叫  
我試一下看看我做不做到才算，原來有很多東西也可以幫忙紀錄得到，因為  
記憶在腦內。

W：用腦來記？人腦啊？

祥：可以的，其實我能夠 Tick 字或 Tick 其他東西。

W：對。

祥：經理便開始對我有些信心。到了第三個月，即是我應承自己的最後一個月。

W：是。

祥：不行的話，便自己離開。

W：離開了。

祥：我有些緊張。第三個月那經理說「你可以嘗試多些東西。」試什麼呢？試用電腦，——那時我們公司有台電腦，不過是 Macintosh 不是 PC 機——我便開始試試看，當時還未懂電腦。

W：又去學？

祥：對我來說確實有些難度，不過不算難；很容易。我不斷試、在家又自己「操練」一下。家裡其實沒有電腦的，「操練」的意思是拿本書回去看。

W：入門書？

祥：是。看了看便回去做，可能經理看到我三個月也沒有告過假，有些欣賞我。

W：是。

祥：如果是普通人很容易便會告假，他見我很有恆心，便說「你繼續留在這裡工作」。於是也做了很多崗位。

W：是嗎？

祥：做過 Foreman、「Line 長」。

W：「Line 長」的意思是什麼？

祥：即是跟 Foreman 差不多，不過是不同級數，我的薪金由日薪變為月薪，即是我們所說的「包月」。

W：有福利了。

祥：有少許福利，頭五年也做這職位。

W：停一停。我想問一下，你的老闆是不是殘疾人士？

祥：不是。

W：即是他沒有說自己是過來人所以優待你？

祥：這個工場很特別的地方，就是由一班熱心人士舉辦的。

W：是。

祥：出錢舉辦，在當時很出名的了，不過我是機緣巧合覺得……最後開生產線做電腦生產，我便開始做設計。

W：你較為在行的東西。

祥：那五年對我來說其實也學到了很多。

W：是啊。

祥：以及做一些排版工作，我便開始幫忙，教工友，希望他們可以成為部門裡的員工，我就在這部門開始發展了。

W：OK。先問你，第一次發薪金有沒有慶祝一下？

祥：慶祝？有的，報答媽媽。

W：怎樣慶祝？

祥：媽媽很開心，因為我第一次發薪金給她錢。

W：給家用。

祥：是啊，媽媽有少許眼帶淚光，不過她還是不認。那日很特別的，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媽媽買了蛋糕給我，其實我們二十多歲生日因家境貧窮，從來沒有買蛋糕。

W：很奢侈。

祥：以及，我記得多數是用紅雞蛋。

W：我也是那個年代。

祥：那次很特別的，不過媽媽說當是我生日。她很開心，買了蛋糕給我，應該說我很開心，因為她知道我找到一個工作做到這麼久，對她來說有點安慰。

W：對啊。

祥：最重要是打破她的想法。

W：因為正如剛才你所說媽媽曾經叫你不要去試這工作。

祥：是啊。

W：除了媽媽買蛋糕，我知道在你成長階段媽媽對你很大影響。

祥：她很重要的。她的付出，對我來說很重要。

W：怎樣付出呢？

祥：記得我在大口環讀書的時候，每個星期五一定要回家去。

W：即是不可以留在那裡度過星期六、日。

祥：沒有人留在那裡。

W：在那裡寄宿。

祥：那年代沒有的。星期天才再回學校。那時候又沒有什麼復康巴，校車只能接送到中環，中環回石硤尾也有一段路。

W：是啊。

祥：我們經濟不好，不能伸手截的士。

W：當然不行。

祥：那時候貧窮，坐一次的士差不多等如沒有了半個月的薪金。

W：是。

祥：因為那時候沒有輪椅，媽媽揹著我。

W：嘩。

祥：我們的校車也沒有升降台，也是靠那些校工。

W：職員。

祥：校工、職員抱起我，放在媽媽背上。

W：嘩。

祥：是啊，那時真的是這樣。

W：OK。

祥：你知道我十二歲讀書，其實她揹我揹到差不多十九歲才有輪椅，你想一下最後我高過她。在坐船過……

W：由中環去……

祥：中環到深水埗。其實挺辛苦的。因為鐵板會郁動著，媽媽很多時候跌倒在地，而且我壓著她。

W：嘩。

祥：不過她每次也是說「沒事、沒事。」途人幫忙扶起我們，便繼續上路。

W：即是每星期一定要這樣的了。

祥：是啊，不過有時候幸運一點不會跌倒。

W：但是媽媽有沒有埋怨過？

祥：沒有，媽媽在我身上所付出的，到她離開這個世界為止，從來沒有說過「辛苦」這兩個字。

W：這種母愛真的很偉大啊！

祥：她從來沒有說過，她是一個很傳統的女人。

W：旁邊一直有很多路人，有很多眼光看著你們。你覺得一般香港人怎樣看你呢？

祥：你說在那年代還是現在？

W：先說那年代。

祥：那年代呼之欲出。他們見到好像很奇怪，十多二十歲要人搵起。

W：是。

祥：我自己也不習慣在街上被人望著。看到他們嘴巴動著，我不知道他們心裡想說什麼，但看他們的眼神或一些形態，覺得好像不喜歡我們。

W：不是很友善。

祥：對，不是很友善。

W：現在呢？

祥：我想香港其實已好了很多了。

W：而且你也不再需要別人搵起，現在有電動輪椅。說起電動輪椅，你看電動輪椅有些特別的。

祥：是啊。

W：什麼特別呢？

祥：特別在可以升高、背部可以躺後。

W：即是可以靠著來坐？

祥：是，以及腳踏可以升高。

W：腳踏為什麼要升高呢？

祥：因為我們常常坐著，血液循環不好就會麻痺。

W：會麻痺？

祥：會麻痺。

W：血液便流不到下去。

祥：是啊。如果沒有升高，屁股受力很厲害。

W：這樣便會把整個人的重量坐下去。你有多重？

祥：現在輕了一點，一百二十磅左右。

W：一百二十磅左右。聽人說電動輪椅很重，大約有多重？

祥：是啊。不定的，不過有一百八十磅至三、四、六百磅也有的。

W：六百磅？

祥：有些很重的。

W：嘩，也挺厲害的。為何我會說起電動輪椅呢？由那時媽媽揹著你，到你有手推輪椅，到現在有一部電動輪椅，你覺得電動輪椅是不是很能幫助到你？

祥：一定是，因為自由很多。

W：自由的意思是……？

祥：自由的意思是我喜歡去哪裡便可以去哪裡，我喜歡看哪個女孩也可以。

W：你說這句話要等多久才做到這件事呢？

祥：等到了我第一次自己儲下幾年錢買電動輪椅。

W：當時要多少錢？



祥：那時好像是四萬多元。

W：四萬多元？

祥：你想一下我一個月的薪金只得三千多，儲了四、五年才可以。

W：為何你有這個心？其實你已有輪椅，為何一定要電動輪椅？那麼昂貴。

祥：因為我回工場很多時要人幫忙，比如去廁所時要別人推，去吃飯要別人推，以及我一坐下來又不能活動，或者是人們叫我行去又要人們走過來。

W：是啊。

祥：這個其實是我工作多年，發夢了很久想買的電動輪椅。

W：於是有了第一部，怎樣用的？你手腳也不方便活動。

祥：用手控制 Joystick(操縱桿)也可以。

W：即是可以郁動少許，都是向前、向後這樣用的了？

祥：是啊。

W：有了這部輪椅就可以四處去。第一次去了什麼地方？

祥：第一次去了什麼地方？

W：除了上班以外。

祥：我有電動輪椅那時，香港的無障礙設施不是太配合，出外也挺麻煩的。

W：有很多樓梯？

祥：不會有很多馬路設有斜路，出外有樓梯時，即使要行馬路，也很危險的。

W：對啊。

祥：不是太方便。不過我第一次出外都是到屋邨或是到我家附近的店舖；那已經

很好了。可以到那裡用餐，朋友相約，可以不用上來我家推我下去。

W：挺好！

祥：約在什麼位置等候也可以。不過那年代即使有電動輪椅，也是在家附近而已，最遠的多是去公園之類。

W：心情怎樣？

祥：很開心！一來這電動輪椅是自己購買，二來有了它就多了雙腳走路，其實這個心情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因為那時開始有電腦，我也寫了少許自己的心聲放在電腦裡，不過說完便算。媽媽問我便說給她聽：「我有電動輪椅了，不用幫我太多」這樣。

W：OK。你剛才說有電腦，我想問一下，現在的電腦很先進，你們是怎樣用電腦的？

祥：其實我在工場轉了做電腦工作的時候，也要用一些特別的鍵盤；「平面 Keyboard」，那時這種鍵盤也很昂貴。

W：即是不用按鍵？

祥：要，不過是平面，整個手掌按下去。當時申請了一個基金，可以幫助我提升用電腦的速度。

W：速度。

祥：因為我的手指不太靈活，也是有點麻煩，但是我的老闆幫我申請了基金便購買平面 Keyboard 和 trackball，在那時來說這些是相當昂貴的，全靠老闆幫忙。

W：現在呢？如果有些殘疾人士活動不了，他們用那些電腦又如何？好像是霍金那些，不知道靠一個什麼儀器眨眨眼便可以了。

祥：有些用額頭的。

W：是怎樣的呢？

祥：現在我們的中心有部份人也只是頭部能夠活動，較我的身體狀態差少許。現在有一種紅外線「眼仔」，透過接收器，有一個反射貼就可以控制電腦的 Mousepoint。

W：便會隨著你頭部活動而移動？

祥：是。

W：貼在哪裡？

祥：多數是眼鏡，眼鏡的意思是貼在平光鏡或沒有鏡的便用到，若果貼在額頭很多時會甩皮。

W：明白，那麼有沒有誤點的呢？

祥：以前有，現在已好得多了。

W：這些儀器昂貴嗎？

祥：昂貴啊！四、五千元。

W：但是普通一個人，一個殘疾人士，又沒有工作做，很難申請得到這些東西使用。

祥：現在也可以的。

W：有什麼途徑呢？

祥：有一個叫「復康器材基金」，還有一個叫「中央電腦基金」。

W：但這些是不是要有工作做的人才能申請得到？

祥：也不是的。治療師願意替你寫信的話，基本上也可以申請。

W：明白。

祥：不過現在說四、五千元，在香港很多人也能負擔得起。

W：現在上網就變成無障礙了。我剛才聽到你說中心會員，你們是什麼中心？

祥：我那個是自助組織，叫「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W：做些什麼的？

祥：我們是一個互相幫助、互相鼓勵的自助組織。現在已發展了二十多年，最重要這個精神沒有變，我們開設了很多活動，二十多年也繼續有探訪活動。

W：探訪哪類型的人？

祥：新受傷的或是會員。

W：也是肢體傷殘人士？

祥：肢體傷殘人士，因為很多是工業意外、疾病造成的。

W：交通意外也常常說要截肢。接觸那麼多會員，印象最深刻是怎樣的？

祥：印象最深刻……你指哪一方面？

W：比如你說探訪的時候。

祥：上一回好像也有探過。

W：你多說少許。

祥：我做義工是因為我剛剛搬到南山邨時，便買了電動輪椅，在街上無意中認識了一位殘疾人士，他也住在南山邨。其實也是透過他我才加入了「路向四肢」。

W：師兄。

祥：是。他叫我去做探訪，以往我對這些沒有興趣，覺得自己已很慘了，還探什麼。不過他也叫了我很多次，我聽了他說便去一次。去了醫院探一個新受傷的人，那時看到新受傷的人開滿了喉，因為工業意外，整個身體也郁動不到。

W：很嚴重的了。

祥：是啊！最重要是他不能說話。但他眼睛直瞪瞪。那次見他、跟他聊了數句，因為他眼睛直瞪瞪，便見到他眼含著淚似的，我看得到他很想表達自己的心情，我便決定私人自己多去探他一、兩次，在探訪的過程中跟他建立了一些朋友關係，那就開始明白幫助人未必是身體上、機能上的，在心靈上也能夠幫助。從此我便開始做義工。其實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義工，不過我覺得我很想多做這些事情，原來我在這個世界除了工作之外，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幫助到別人。

W：祝福也是其中一種。

祥：是。

W：我也知道你除了做義工外，你也有爭取一些權利。

祥：是啊。

W：最近特首說殘疾人士、老人家兩元可以乘交通工具，例如港鐵、巴士、船各樣。你怎樣看呢？

祥：我覺得這是好事，不過來遲了一點。

W：因為我也知道、我也有參與少許，爭取這已有十年、八載的了。

祥：是啊，足足有十年。

W：香港也挺落後，各位聽眾可能不認識我們的界別，我們祖國中國內地殘疾人士乘車……

祥：免費的。

W：陪同者呢？

祥：陪同者要付錢。

W：但有時候陪同者也應該免費。你想一下為何我們香港金融中心，殘疾人士出外已是辛苦、困難的了，你聽祥仔說以前的無障礙設施不方便，不想出外，又或是巴士不是每部有低地台，還要收全費，而祥仔每次出外不只是一個

人。

祥：還有 Helper。

W：所以費用也很重。現在政府很好了，願意開放了少許資源，但是我覺得那些企業應該負上良心責任。

祥：對啊！

W：應該把這事當是福利。給我們錢就是我們的福利，這令他們賺少了錢。

祥：唯有政府負責。

W：不要緊！這是好的，讓殘疾人士多些出外對社會的氣氛各樣也是好的。祥仔，問完了工作、玩，將來有什麼夢想，我知道你很想用玩的形式。

祥：是啊。其實我很想看多些這個世界。說真的，我工作，——算是公開就業已差不多二十年。接著便病了一場。做義務工作，義務工作不停地做也了十年。

W：是。

祥：起初我很害怕坐飛機。但有一次機會坐飛機到第二個地方，從此便開始想多看看這個世界。

W：等等。你那次第一次坐飛機是去旅行？還是工作呢？

祥：是去遊玩的。我有朋友在英國，他很想我去那裡走走。你明白的，我們傷殘人士要去的話，不是自己可以去的。

W：要有陪伴者。

祥：自己去便宜很多，如果你請位朋友一起去，要他請假，要支付他的費用。所以很多時都不願去，我又可能負擔不起。但是我真的很想去。二〇〇〇年我有一次機會去英國，那次其實是我繼工作後一個突破，因我從來也沒坐過飛機，一坐便坐十二小時。

W：是啊，英國很遠。

祥：坐十二小時，那時對我來說是有些挑戰的，但我仍然決定去。

W：你當然有決心，你可以衝去。但是航空公司怎樣配套給你？怎樣幫助你？

祥：起初我打電話到 Airline，公司也不應承的。公司覺得提供不到這種服務給我們。但我求他們，我說「沒有人跟我我，但我很想去。」最後在要飛前的那幾天打電話給我「OK，我們叫航空小姐幫幫你。」

W：幫助你的意思是做些什麼？

祥：你知道我們小便後便要倒小便，我要求他們每兩小時便走過來幫幫我。

W：幫你倒一倒。

祥：幫我倒一倒。你知道坐飛機很狹窄，我們根本沒法走動，怎樣去洗手間？

W：雖然你們可以坐為輪椅而設的地方，因為他們在飛機裡一定有安排輪椅位，一是最前，一是最邊的位給你們。

祥：但是這個要解決，十二小時很長，沒理由不上廁所的。

W：他們願意？

祥：OK。他們答應，甚至機長也出來問我是不是需要幫忙。

W：挺好啊。

祥：那次去完後我覺得沒什麼難度。

W：是。

祥：只要我的朋友在那邊接我便可以，終於去了。去完後我很想去更多地方，開始不害怕，原來在天上也挺得意的。

W：現在去過多少個地方？

祥：去過很多地方，其實也不算太多，比如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W：將來最想去什麼地方？

祥：我很想去的就是印度，因為聽人們說印度很落後。還有巴西。

W：是。你喜歡去過那些國家的什麼呢？飲食？看東西？

祥：總之是去過看一看那些環境，別人問起，我也可以答「去過」。

W：即是自己真的親身踏足過的地方。

祥：是啊！好像英國，很多地方我也去過；很多地方都很相似。

W：我相信這個夢想也不難實現的。最後，如果身邊有些不是肢體傷殘各樣的朋友遇到一些困難，有些什麼祝福一下他們？

祥：我不敢說是祝福，不過我又常常說一句話，希望大家可以想想。其實我每一次去做推廣或是講座，有時候同學走過來問「我讀書很困難。祥仔，為何你可以那麼堅持做每一件事呢？」基本上，我會這樣回答他「困難只在乎你做還是不做。如果你放棄，其實也不用說什麼理由的；如果要做，你要面對很多壓力，這個壓力就是：很多人說你不行，最重要是你自己說可以便可以的了。」

W：信自己。

祥：要信自己。

W：給多點信心，用你的輪椅衝出去。

祥：是。

W：聽眾聽來好像很簡單，但是相信若然你有祥仔這顆心，有什麼困難克服不到啊！一個完全手腳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去遊英國，對嗎？我們有手、有腳的還有什麼困難？去什麼地方怎會難到我們呢？祥仔，真的多謝你。今集的時間差不多，日後有機會再跟你分享。

祥：好，再見。

W：再見。